



蒋晓云 著

云淡风轻近半天

再顺遂的人生，也有别人看不见的遗憾



蒋晓云 著

云淡风轻近十年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淡风轻近午天 / 蒋晓云著. --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33-1930-0

I . ①云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4680 号

云淡风轻近午天

蒋晓云 著

责任编辑 汪 欣

特邀编辑 毛文婧 李佳婕

责任印制 付丽江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 版 人 谢 刚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 话 (010)88310888 传 真 (010)65270449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 (010)68423599 邮 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盛通 (廊坊) 出版物印刷有限公司

纸张开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135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1930-0

定 价 39.5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公司联系。

目 录

代序

文章自得方为贵 / 1

第一辑 归去来兮

香梦长圆 / 9

以食为名 / 13

驻马望南门 / 19

B 荣誉榜 / 24

返乡首日 / 29

翻旧账 / 33

闲坐说玄宗 / 37

窈窕淑婆青春梦 / 41

寒雨曲 / 47

张飞打岳飞 / 51

一千零一日 / 56

傻妹和英雄哥 / 60

逐鹿中庭 / 65

打东东 / 71

第二辑 情之为物

心理医生 / 77

相忘于江湖 / 82

哪个不多情? / 86

苦主 / 91

红粉和粉红 / 95

不若彼裙钗 / 99

不老此裙钗 / 108

后门桃树下 / 113
天人五衰 / 119
儿女情短 / 123
爱到老病休? / 129
身在情长在? / 134
怅望江头江水声 / 139
关关雎鸠 / 143
狮兔同笼 / 146
官本决战佐佐木 / 150
鸡兔同笼 / 154

第三辑 坐家随笔

虫洞 / 159
未妨惆怅是轻狂 / 165
仁与不仁 / 169
时光胶囊 / 177

云淡风轻近午天 / 182
包饭和点心 / 189
从吃素说起 / 196
像雾又像烟 / 199
算不算张迷 / 204
新诗体小说 / 208
家喻户不晓 / 213
作家情结 / 219
不与今番同 / 228
革命之母 / 233
民国苦吟 / 238
云深不知处 / 243
咱都得？点都得！ / 247
花式摔跤 / 250
说文解“爷” / 254
窃禄从来岂有因 / 257

第四辑 两岸风情

- 阿扁的阿姑 / 269
- 愁到夜郎西 / 272
- 微笑西门町 / 277
- 郑卫之风 / 281
- 领导的范儿 / 285
- 过大年 / 289
- 书店里的前朝 / 293
- 几年修得同车坐 / 297
- 算命的嘴 / 301
- 试说新语 / 305
- 拆烩鱼头 / 308

〔代序〕文章自得方为贵

还是台湾小姑娘的时候，我懵懵懂懂嘻嘻哈哈长大，调皮贪玩，抱怨和同学相较，家里管得太严；连续得奖成了前途被看好的青年作家以后，更羡慕朱家文友有开通的作家爸妈支持女儿的文学志业。只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也算是被父母“栽培”过的孩子。

我从小参加作文、演讲、朗诵比赛，课外活动充当朝会司仪、致词代表、晚会主持也是常事。彼时台湾升学压力大，学生家长多要求孩子心无旁骛，专心课业，我家父母却对女儿有机会“见世面”不吝支持。尤其是自认因战乱离乡失财失势“下台”的父亲，看到小女儿“上台”，更是事前教战，事后叫好，热心非常。这样养成，难怪在青年时代写作得奖

出席表扬大会，主办方临时要我上台致词，向官方或者报社答礼，都轻松交得了差。现在想想，几十年前在一群腼腆的文学青年当中，自己看起来可能很另类。

我的素人，也是俗人，父母有两次用看小孩出风头的心情，出席当时在台湾开风气之先，盛大举办的“联合报小说奖”颁奖典礼。他们对挂着贵宾证、文名赫赫的台湾老中青三代文学家，统统有眼不识。当时在座大概只有三毛女士算我妈心中的大作家。即使如此，我妈她老人家全程也没有上前道声仰慕，却跟我窃窃私语发表对三毛眼妆的高见。回家途中，二老自我感觉良好得像家长参加了小学游艺会，发现排舞跳错边或演戏忘台词的不是自家孩子，当我的面交赞女儿“拿得出去”。我老妈看重仪态风度，说：“女孩子就是要穿着得体，落落大方。”我老爸则强调口齿清晰，说：“上台说话要看场合，讲重点。”至于“文学成就”则显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。幸好那时有多位文坛前辈无私的鼓励和提携，我才能在家里人只会“打岔”的情形下，持续数年发展对写作的志趣。

生前对我爱护提携的朱西宁先生推崇张爱玲女士，几次亲闻他盛赞张女士写作能“天道无亲”。我这后学听见只是苦

笑。我等俗人，何敢望“祖师奶奶”项背？在我当年的创作环境里，能近身的“读者”，无论父母手足师友，无不拿着放大镜在我编的小说里寻人，蛛丝马迹都不放过。我有一次违背取材远离个人生活圈的原则，即使仍属创作，最终果然尝到苦果。

一九七九年夏天，我写了《姻缘路》，得到第一届中篇小说奖，却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。这以后，我就逐渐封笔，终至断绝。煮字不能疗饥，还时不时地有闲言碎语飘进耳朵，最后还弄到好友误会淡交。“作家”这个职业真不是普通人做得来的。那时候我觉得天地之大，何事不可为？哪里不能去？只有“作家”这行，算已经尝试过了，“否来事”，还是趁着年轻，赶紧去找点父母亲认可的“正经”行当做做。

那年除了得奖，生活上也有种种不如意，算是我小姑娘时期的人生低潮。好友的冷淡让我的冤枉无处申诉。当时我以为小说属虚构，就算有几成事实也深藏在编出来的故事里，隐匿不彰。情节发展之间哪怕确实借用了一些朋友之间的私语，可是她讲我听，知情者寡，曲笔写出只增加了特定读者读小说时的趣味性，并不涉及暴露隐私的危险。可是我忽略

了读者对熟识的作者，对号入座是有默认心理的；作者可以决定笔下的人物怎么说怎么想，现实生活中，周边人的想法却不是作者说了可以算的。

被珍惜的友人认为我的友谊之中藏有玄机，甚至觉得被出卖，让年轻的我沮丧到对写作失去了热忱。到美国以后结交了新朋友，我绝口不提自己在台湾的写作经历，如果称呼洋名的朋友和知道底细的老朋友没有交集，就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曾经有过的“文学生涯”。几十年来，我对作家这个身份一直很敏感，甚至避讳提起。事实证明并非多虑。就在我退休之前，亟思“复出”之际，一次侨居地华人家庭聚会中，一位自称年轻时写诗的台湾客人听别人说起我曾写作，特别过来攀谈，发现原来是当年听过的名字，就开玩笑对众宣称：“原来是大作家！以后我们在她旁边讲话要小心了，不然她就会把你写出来！”

我不知道他的诗是哪样写出来的，不过作者不是记者，写小说不是报新闻，何况即使是新闻，也不是事事人人都有传播价值。进一步想，虚构的小说隐含作者夫子自道的人生观，要比新闻只反映偏离常轨的人生片断复杂许多，而且文学是

良心产业，随便道听途说一件传奇哪里就能激发创作灵感。

哪怕我以为自己经过了一些风浪，脸上除了岁月沧桑，心里也较之三十年前更笃定自信，可是听见初识者的闲话，还是微微感觉不悦。惊觉当年让台湾小姑娘从文学道路上退缩的“俗够有力”（台湾俗语，在这里有“众口铄金”的意思）终将再现，除非永远躲在“洞中”当我大梦不醒的老华侨，尘封的钝笔一旦再见天日，就意味着又有忧谗畏讥的时刻到来。

要不要继续写呢？“复出”以后有时会问自己。我曾以为父母仙逝之后，就诸法皆空，能像当年小友天文和天心那样有一个百无禁忌、独尊文艺的创作环境。然而原来人生的牵绊早就深植心脑，从我妈坚持在女儿的马尾上绑个蝴蝶结才能上台表演开始，我就已经接受父母的“栽培”，走向今日之“我”。花了三十年，从只敢编织虚无缥缈的小说，到有勇撰写抒情纪实的散文，今日还厚颜结集成册，也算作者破茧而出，自我成长。文章自得方为贵，好与不好，或藏或露，展览肚脐还打哑谜也算一己风格，从俯仰有愧到能“建我的道场，诉我的衷肠”，光阴也就没有虚掷；遮遮掩掩几十年的

作者总算是肯向读者“交心”了。如果读者感觉文章果然有趣，作者就不担心哑谜难解。世事难得洞明，选择不参“天道”，只为我看人间处处是“亲”。

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三日

第一辑 归去来兮

香梦长圆

我的父母都已离世多年。他们的前半生遭遇日本侵华，后半生碰上国共内战，中间勉强能算太平的几年，他们勤奋努力兼之机缘巧遇，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高峰期。我哥哥大我很多，对他们在老家风生水起的辉煌既有幸参与也都还复记忆。一九九六年他替父亲写挽联的时候感叹道：唉，我们的父亲还是做过一些事的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就连挽联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了。

我在台湾出生。在我眼中的父母一直都是飘零坎坷，家无恒产的难民。我对他们只有敬爱、同情与怜惜，没有想过他们会留下什么有形的遗产给我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的父亲来我美国家中散心。他带了一个